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三十七

宋　衛湜　撰

月令第六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言周公所作然其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别録屬明堂陰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吕不韋集諸儒士著為十二

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官有之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

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則不韋焉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好兵殺害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故也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舊章成之但秦自不能行之耳又秦自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瑞焉知未并天下前不以十月為歲首乎　又曰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然天地

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今既釋其文不得不略言其趣凡說天地形狀之殊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黄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曰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吴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

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虞喜所論鄭註考靈曜用渾天法今亦當以渾天為說案鄭註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璇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為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九圍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圜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廻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内并星宿内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

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註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

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没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没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註考靈曜云

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

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註考靈曜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為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註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黒道立春星辰

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註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

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没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逺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没之時去昏中之星逺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與厯乖違於數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耳賢者裁焉但二十八宿案漢書律厯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

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又考靈曜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

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註考靈曜之意以天去地十五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註考靈曜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見考靈曜註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

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歷家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强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

為一月故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為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為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

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案律歷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為星紀初斗十二度終於婺女七度子為玄枵初婺

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亥為娵訾初危十六度終於奎四度戌為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為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為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為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為鶉火初柳九度終於張十七度巳為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為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為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為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

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歷志不須煩說是以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井斗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遂以人事為義或據理是寔或搆虛不經既無正文可憑今皆略而不録

横渠張氏曰月令大宰秦法也然採三代之文而為之不無古意其衣服器皿官名皆秦禮也月令言迎

氣既迎氣則就祭其五帝名號既不取則五帝者何也五行之帝也五行不相離而分之者何也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而不相離也其周匝所至則於時亦有偏主者今於春温和萬物叢生是木之徳也夏則炎熱是火之徳也秋則清肅是金之徳也冬則嚴凝是水之徳也有此體象月令儘有美意未易可破栁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逺不可謂

聖人各止有一事可稱也姑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又曰禮運言聲色味不及臭臭之用非所急也故月令五臭不爲世用

長樂陳氏曰天人之道雖殊而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順以之因物性而無不適此堯典若

昊天以授民事周官正歲年以序事之意

馬氏曰歷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嬴或縮進退相代始終相循者天以是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為令者亦因是也方周之時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須官府都鄙以序事須邦國以告朔其為象法則使萬民觀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帥其屬而

覲之於正歲且法則使徇馬而夏之政典先時與不及時者其罪至於殺蓋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順承之也月令之為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傅會增益以成之者也

高氏曰月令一書先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矣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為作於周公鄭康成高誘唐孔穎達乃謂秦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者蓋以月令有命相及太尉奄尹大酋之文其官名皆與周

異故疑為秦時書或謂呂不韋時始皇未帝也未帝則仍用周正而月令所稱必曰天子又紀以夏正則又疑非呂氏書或謂始皇既為天子秦人取不韋十二紀增加為之殊不知始皇併天下既罷侯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為正吏民為黔首矣而月令所載封諸侯命四監季冬共飭國典孟春慶及兆民則皆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為帝時書或又謂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為帝時書乃漢淮南

王安與諸儒取吕氏十二紀附益為時則訓而禮家復有所增加焉故月令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耳凡為此數説者要之皆非深知月令者也蓋月令一書所以著入六經而垂訓萬世者自有深旨何以言之人君出而臨涖天下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舉措云為要當體天象順天時一毫不可以私意自為今考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昬旦之次舍者蓋將考中星以正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必著夫

用意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化而定其主宰之權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然臭味祭祀所以辨人事之有序以至鳥獸昆蟲草木盛衰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月之氣候使天下皆知四時之有常運也於是人君居處之室必因時而分其位乘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衣服之微食器之末無一非順天之所在此固人君循守所當先也迎氣於東南西北之郊每孟不敢不謹盛德在木火金水之運

太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初為常則見之歲首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見之歲終此又人君一歲之間不敢或後也若乃春作夏長秋斂冬藏何者非順時之治左聖鄉仁右義背藏何者非順時之法以至上而朝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刑微而法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義而月令所以著入六經者其深旨猶未聞也嘗讀洪範之書而後得其說蓋月令一篇大

體與洪範相通為一特先儒未之講明爾何則洪範之論初一曰五行即月令金木水火土之運見於每事有所屬者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即月令之勸課農桑聚蓄財貨祭祀神祇安養民居習合禮樂逐捕姦慝敬禮賔客簡練師徒之意也次四曰協用五紀即月令歲月日星辰歷數之事也次六曰乂用三德即月令布行德惠不可稱兵戮有罪嚴斷刑等以順天時者也次七曰明用稽疑即月令命太史釁龜筴占

兆審卦吉凶是也次八曰念用庶徵即月令之氣運行不忒風雨寒燠各以時若草木昆蟲各以時遂凡此皆以休徵也每月之終其言時令或至錯行而有猋風暴雨寒熱不節大旱凶荒之類凡此皆咎徵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即月令養衰老禮賢者行爵出禄必推所尊禮者也至於威用六極即時令失宜民多疾疫遷徙流亡之類是也雖然月令與洪範固相與為一體矣然洪範所以能使五行八政五紀三德以

及稽疑庶徵五福六極之咸得其宜者以其有敬用五事建用皇極以為之本原也而月令何所取焉嗚呼月令之本原學者殆未之考耳大抵一陰生於午一陽生於子當此之時正陰陽爭死生分之際也故人君合於二至之時盡齊戒之誠躬掩身之德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毋以瀆人主之聽以定晏陰之所成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古人養氣必於子午二時而推廣之故於子午二月人君苟能

涵養此心一毫無累則視聽言貌思之間有肅乂哲謀聖之德然後可以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建皇極以無私執大中於天下而所謂五皇極者即月令毎月之發政施令毋有不當毋有枉橈毋有差貸毋有阿黨舉歸於大公至正者皆是也如是則寒暑不差疾病不作雖昆蟲草木尚得遂其生宜乎斯民悉歸於仁壽而備用五福又安有凶短夭折之所謂六極者若夫中央土止有帝神之號音律氣數之所屬臭味

祭祀之所寓與夫天子居處衣服車馬飲食之所取耳至於土德之運則分旺四季者是也非禮所謂播五行於四時者歟然則合而論之則謂之洪範散而舉之則謂之月令故月令所以著入六經垂訓萬世者其在茲乎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鄭氏曰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

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

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孔氏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吕不韋在秦

世秦以十月為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

得天正故也周禮雖以建子為正其祭祀田獵亦用

夏正也鄭註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

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行天一匝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過匝更行二十九度半餘逐及於

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辰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是一歲有十二會也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為十二分以為大略之數焉所以為大略之數者以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於日月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又兩月各

有彊半之日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大六小總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十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別為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為二十四分并之為五

百四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為大數也營室號娵訾娵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但星次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日在星分之初月半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

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略不細與歷
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案三統歷立春日在
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歷立春日在
危三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昏參中案三統歷立春
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
日九十三度元嘉歷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觽
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歷在立
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蓋月令昏明中星

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則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歷法但舉大略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鄭註觀斗所建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

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義見律歴志鄭謂記昏明中星為人君視時候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曜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虚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也長樂陳氏曰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歴南

而東冬至在牽牛春分在婁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

月令正月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

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

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則婁井角以

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

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日遡於天故星春則

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見西仲春日中星鳥

則昬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仲夏日

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仲秋宵中星虛則奎婁在午胃昴畢在巳觜參在辰仲冬日短星昴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月令正月昏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昏星中旦牛中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危中六月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昏牛中旦觜中九月昏虛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中十二月昏婁中旦氐中

蓋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心也書於仲夏舉房心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於四月五月十二月昏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星於十月昏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月旦舉中氣之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

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然則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者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不特如孔氏所引書緯之言如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凡所以奉天順人莫不視乎此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辰也會在營室以知月之建寅會在於胃以知月之建卯故日月所會謂之辰者以此每一歲而十二會焉日與

月會而此獨稱日者葢陽以成歲為事而隂特從之故以日為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焉季冬之月言星回於天是也故每月之内或見乎昏而中者或見乎旦而中者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之建寅也推此則餘月亦可知也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虚冬言星昴乃與此不同何也葢書言分至之所中者

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為主此以月為主故詳略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自角至箕則東方之七星也其形象龍故謂之蒼龍角者有左右二星居蒼龍之首以象兩角故謂之龍角亢喉也以總攝奏事聽訟有出納之象故也氐邸也人所托宿焉以為王者之後宮也房為東方之中星於時為闢戶之卯故謂之房心火星也心藏屬火故季夏亦止謂之火尾後宮之場箕有簸揚之形自井至軫則南方之七

星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朱鳥井主水衡又其星有八若八家馬鬼為積尸主死喪又謂之輿鬼柳主草木草木不止於柳以其性柔得木之正故以名之星以其數有七故謂之七星二十八星皆星也謂南方之中星為星者以星為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也亦猶十二辰皆辰也正謂卯巳之間為辰者以進則有亢唯辰為時故也張主施張翼為羽翼主遠客軫主任載自奎至參則西方之七星也其形象虎故

謂之白虎奎主溝瀆汚穢可達而潔於此婁為聚衆
胃為五穀之府猶人六府之胃昴為西方之中星而
月乘焉畢主弋獵其形又象掩兎之畢觜主收斂參
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亦謂之參伐自斗至畢則北
方之七星也其形像龜虵故謂之玄武斗有挹注之
形牛主犧牲又謂之牽牛女主嫁娶故謂之女又謂
之婺女虛主邑居故謂之虛危為蓋屋其形高而危
室為營宮室者之候故謂之營室壁主圖書之府不

及東方之箕西方之昴南方之鬼與張者以既非日之所在又非昏旦之所中故也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之數而仲春昏旦舉之者由弧近井建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最寬難以明其星之中故也至於孟秋昏舉建星者亦以是耳考之歷法其閒固不能無差經之所言亦要其大略姑以記時而已弧有張弧之形建有建旗之義故其名如此

其日甲乙

鄭氏曰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為日名焉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

孔氏曰鄭註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黄道春時星辰西遊黄道近西黄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為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也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九道

者並與日同青道二黄道東赤道二黄道南白道二黄道西黑道二黄道北并黄道而為九道也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故以甲乙為日功之名甲是孚甲乙軋也見律歷志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猶君統臣之功也

長樂陳氏曰日以辰為子辰以日為母母為幹子為支幹為陽支為陰陽故二五而為十陰故二六而為十二雖陽也有陰存焉雖陰也有陽存焉故甲乙同

於為木為仁而甲之數九乙之數八丙丁同於為火為禮而丙之數七丁之數六戊己同於為土為信而戊之數五己之數九庚辛同於為金為義而庚之數八辛之數七壬癸同於為水為智而壬之數六癸之數五甲己之位不同而數同以甲之陽勝己之陰而己為之配故也丙辛之位不同而數同以丙之陽勝辛之陰而辛為之配故也由此推之凡十日之陰陽剛柔皆可知矣故以之施於一日則為暮夜旦晝之

期以之施於一歲則為春夏秋冬之候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勝也以相治此十日所以各有所直也古之人事在仁義則以甲庚斷之若易稱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是也日在甲庚則以其物象之若春秋傳稱神降則以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之類是也月令之紀時必先言其日凡欲奉時而興作者有所象之而已然月令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辰統於日故也

馬氏曰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隂也葢一隂

一陽每相為用者也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於春為木王也丙丁用事於夏為火王也戊己用事於中央為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為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為水王也此王則彼竭矣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其帝大皥其神句芒

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皥宓戲氏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為木官

孔氏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竟從此以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别物有形可見然後聲音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鍾律音聲可以章故陳酸羶之屬羣品以著五行為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皆聖人記

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效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焉大皥即伏羲氏是自古以來木德之君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皥天伏犧德能同天故稱皥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故謂之大皥西方收斂元氣小故謂之少皥伏字當山下著必是古之伏字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犧也律歷志云大皥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帝王世

紀云風姓也有聖德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皥句芒謂自古以來立功之臣共祀以為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是重為句芒然案楚語云重為南正司天犂為火正司地所以不同

者蓋重為木正兼為南正司天犂為火正兼為北正司地故韋昭註云火當為北是也言大皡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句芒言其神則大皡亦神也大皡言帝則句芒當為臣也大皡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皡木王句芒有生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石林葉氏曰左氏記蔡墨之言謂以人司其官死而遂祀之以為神者也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

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而知矣自少皞以下各以其子為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如夏以柱為稷周以棄為稷是也後世五行之官不復脩為后土祭於社而句芒立春出土則祀之祝融蓐收無常祀也長樂陳氏曰古者祭祀必有配故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棄四時迎氣於郊不可以無配也故迎青帝則配以大皞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皞則從以句芒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

此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乘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馬氏曰大皡以木德王而句芒者木正重也故祀以主春炎帝以火德王而祝融者火正黎也故祀以主夏黄帝以土德王而后土者土正句龍也故祀以主中央少皡以金德王而蓐收者金正該也故祀以主秋高陽以水德王而玄冥者水正熙也故祀以主冬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則生而有功德

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不亦宜乎

其蟲鱗

鄭氏曰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虵之屬

嚴陵方氏曰春則鱗蟲屬焉鱗蟲蓋龍虵之類以其體案故也夏則羽蟲屬焉羽蟲蓋鳳凰之類以其色文故也秋則毛蟲屬焉毛蟲蓋虎狼之類以其力强故也冬則介蟲屬焉介蟲蓋龜鼈之類以其性辨故也中央倮蟲屬焉倮蟲蓋鼃螾之類以其質順故也

馬氏曰萬物資氣以生形故因其時而以類屬焉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為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則其蟲介書稱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者言四時之化也此稱其蟲鱗羽倮毛介者言五行之屬也

其音角

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宫細不過羽

孔氏曰其春時之音為當於角取象木之聲鄭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為主故云其音角註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

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歷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律之九寸為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歷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

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聚也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為濁卑者為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

也案樂記及律歷志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鍾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旣稟其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溫積土中黃鍾含藏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為義不相須也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為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為民徵主火火聲

稍輕其數稍少故為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主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為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營作故卑於人也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出國語

禮記集說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蔣寛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禮記集說卷三十八

宋　衛湜　撰

律中大蔟

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

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戸皆總主三月一

時之事此律中大蔟唯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於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蔟其六律六吕皆是候氣管名陽管為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陰管為吕吕助也言助陽宣氣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也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太蔟之管又計大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

鍾名曰大蔟之鍾是大蔟之鍾元生於大蔟之律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律歷志云黄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為六律雌鳴為六吕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為太蔟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蔟之鍾其義非也案司農註周禮云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為管知者案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

本起黄鍾之龠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黄鍾以此準之故鄭知用銅也鄭註云應謂吹灰者蔡邕云以法為室三重戸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案内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為十二月律布室内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庳出地處高故云内庳外高黄鍾之管

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内葭莩為灰冝陽金門山竹為管熊氏曰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小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强專政之應不動縠為君嚴猛之應也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别故鄭註周禮大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黄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

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
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
三應鍾又上生蕤賔之九四蕤賔又上生大呂之六
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
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
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
生子也黄鍾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
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

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
分寸之一中吕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
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賔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
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
四百五十一南吕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
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黄

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夫妻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太蔟林鍾是初位大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已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

黄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歸黄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黄鍾九寸之數也律歴志云黄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蔟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黄鍾為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引周語者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對以此辭案彼註云大蔟正聲商故為金奏所以助陽

出滯物也其六律六吕取義見律歴志

長樂陳氏曰律起於黄鍾終於中吕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原畢會於是幽有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之情施之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立民信用之於戰伐足以審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為用豈不大哉夫黄鍾者建子之律也黄之為色則陰之盛鍾之為器則陰之聚陰盛而極則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

終於亥而陽乃始於子也故曰黃鍾大蔟者建寅之律也入乎坎者必出乎震否乎否者必泰乎泰寅之氣方接乎震泰而泰出滯焉故曰大蔟姑洗者建辰之律也物至辰則潔齊其潔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已故謂之姑洗蕤賓者建午之律也陽至午則向衰也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為賓焉故謂之蕤賓夷則者建申之律也人至申而夷物至申而有成則故謂之夷則無射者建戌之律也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

不厭故謂之無射此陽之律也陽道體變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吕而已大吕者建丑之律也是為陰律之始則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為大故曰大吕夾鍾者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為陽之中矣以其位於中而止焉故曰夾鍾中吕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伯仲焉春為伯夏為仲方是時夏之氣始行焉故曰中吕林鍾者建未之律也萬物之繁茂止於此矣故曰

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酉正西也氣至南而化行於西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爾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也始事者陽效法者陰陽始而唱之陰成而應之陰陽之道如是而止矣故曰應鍾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始之以黃鍾則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之以大呂則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亦謂之凾鍾者以坤含洪言之也中呂

亦謂之小吕者對大吕為小故也南吕亦謂之南事者以成南為事故也别而言之則律言其用吕言其體故陽六為律隂六為吕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已故通謂之十二律焉傳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二變大司樂所序以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凾鍾為宫大蔟為角姑洗

為徵南吕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凡此合樂以祭天地人之神而已若非分樂則大司樂所謂奏黄鍾歌大吕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奏蕤賔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先祖凡以其上者祭尊以其下者祭早故也

新安王氏曰蔡云上古聖人本陰陽則風聲審清濁

而不可以文載口傳於是鑄金作鐘以正十二月之聲然後效升降之氣而鐘不可獨用乃截竹為管謂之律律者聲清濁之率法聲之清濁以率之短長為制正月之律清濁與大蔟鐘聲相應故曰律中大蔟言律出於鐘也置之深室以葭莩灰實其端月氣生則灰飛而管通古之明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為度度數正則音亦正鐘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升斗之數以為法律亦以分寸大小為法故

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孔徑三分圍九分餘皆稍短此所以文載口傳不如耳之明也如蔡說則鑄金為鍾名曰大蔟十二月皆有鍾先鑄鍾然後截竹為管名之曰律律之聲其清濁與鍾相應故曰律中大蔟鍾以為樂欲其聲之和管兼以候氣占其氣之和聲氣之和亦相合也自不韋有十二律上下相生之說而劉歆始言其詳班固作漢制鄭玄釋二禮韋昭注周語皆言律名大蔟不復以為鍾與蔡說異後世祖歆

說無有言蔡說者然蔡說有理故詳著之也

其數八

鄭氏曰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孔氏曰五行謂金木水火土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為天行氣也又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

在黄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

而出也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

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

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

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鄭

引易上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

者陽為氣氣則渾沌為一無分別之象又為日日體

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為

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為月月則有晦朔之别故其數耦也案律歴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總為二十五律歴志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者案尚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

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故水爲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厲著見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

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在東方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為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註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

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
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
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
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
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唯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
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
四十有九也是鄭註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
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

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云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為功也

皇氏曰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為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為成數九此先儒之義

其味酸其臭羶

鄭氏曰木之味臭凡酸羶者皆屬焉

孔氏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
所以木味酸者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
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味苦臭焦者焦之氣味火
燒物焦焦則味苦也中央味甘臭香者甘味生於百
穀味甘則氣香也秋味辛臭腥者金之氣味言金臭
之氣則腥在口則辛也冬味鹹臭朽者水鹵所生故
味鹹又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並孔傳
嚴陵方氏曰凡味皆陰也羶陽臭也春陽中故其臭

羶腥陰臭也秋為陰中故其臭腥

馬氏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為羶故其臭羶秋以陰中生金金之成形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為腥故其臭腥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為焦故其臭焦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

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為朽故其臭朽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為香故其臭香土主四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為主五臭也而皆以香為主則中氣之為用如此而已

其祀戶祭先脾

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

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奥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孔氏曰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註七祀云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故鄭云祀之於戶內陽也又秋其祀門註云秋隂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

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隂也則門神隂氣之神是隂陽别氣在門戸者與人作神也祭戸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耳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許愼古尚書説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

肝金也腎水也與月令四時之祭同鄭駁之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則有瘳若反其術不死為劇鄭註祭五祀於廟以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奥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奥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此殷禮也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祀則總在宮内故宮正註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

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註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鄭云有主有尸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祀之禮先設席於奥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向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位上使主北面設主之後割制脾之與腎為俎奠於主前稍東設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鄭註盛謂黍稷也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

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骨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奥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戶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戶所以先設席於奥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奥者就尊之處

也中閒設主祭黍祭肉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長樂陳氏曰門戶人之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霤人之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之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報其所資而已以為事於是乎本制度於是乎興起居周旋於其閒者莫不有所法語默行為於其閒者莫不知所懼則五者之祀於人豈苟然哉中霤土之所用事也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也

故祀之於夏井水之所用事也故祀之於冬戸祀於春以物象之生於陽而由中出故也門祀於秋以物象之成於陰而自外入故也先王之禮因天祀天因地祭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則戸竈中霤必因之以祀於内門井必因之以祀於外明矣周官以司命從天神而祀之以槱燎以五祀從地祇而祭之以血祭則司命非門竈之列矣然則五祀之禮其略盖類於饗廟神之則有尸尊之則有配有侑有醮

有獻有酢詳見祭法七祀解

嚴陵方氏曰戸奇而在内陽自内出之象也春生為陽出之時故其祀戸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為陰入之時故其祀門竈者物之所以化而夏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祀竈行者人之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揚雄太玄淮南鴻烈皆以為夏火德而祀竈冬水德而祀井理或然也中霤蓋中室也見檀弓掘中霤

而浴解以居中而奠四隅故中央則其祀中霤五祀皆有功於人者也故立祀以報之而報之之時又各從其類焉於戶曰祀於脾曰祭何也葢戶者所祀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藏也五祀之祭必有牲焉特各以其藏為之先爾故每以先言之

馬氏曰春祀戶秋祀門夏祀竈冬祀行中央祀中霤五祀無事而歳祀之者以是為期若有故而祀焉則亦何嘗期之有木在臓為肝在志為怒故怒傷肝火

在臟為心在志為喜故喜傷心土在臟為脾在志為思故思傷脾金在臟為肺在志為憂故憂傷肺水在臟為腎在志為恐故恐傷腎皆甚則自傷也木尅土故怒勝思金尅木故憂勝怒火尅金故喜勝憂土尅水故思勝恐此皆五行自然之理也五行勝者王則所遇勝者死先王各於其時養其所遇勝者也故春祭先脾為其木勝而養土也夏祭先肺為其火勝而養金也秋祭先肝為其金勝而養木也凡五行動而

與物交則彼勝矣而此養焉至其静而辨於物於道為復於時為藏各反其本矣冬祭先腎為是故也土於氣為中也而主五行心於形為中也而主五官中央之祭先心為是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祀戶之與門類也而木所以為戶金所以為門何也蓋以五行之數言之木奇金耦也以五行之性言之木敷金斂也奇為戶耦為門戶主出門主入而内出者自戶始外入者自門始此木所以

不得爲門金所以不得爲戶也祭中霤設主於牖下

者居處之明處也祭行設主於軷上者行之發處也

祭竈設主於竈陘者飲食之受處也祭戶設主於戶

内之西者開之止處也祭門設主於門左樞者閉之

動處也古周禮說云犂爲祝融祀以爲竈馬融王肅

宗之以爲戶竈中霤門行之祭以句芒五官等配焉

此言是也盖左氏云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

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生爲上公死爲貴

神謂之五祀此古人之所未言而於事案之則然也又五天者五行之大神在天者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而以大皞五人帝配之五人帝天道也五祀者五行之小神在地者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而以句芒等五人官配之五人官地徳也此古人之所未言而於理考之則然也或曰句龍后土祀以為社矣更於中霤祭之何也曰古者句龍於國則配社於家則配中霤不以相廢猶后稷於郊則配天於社則配稷也

或曰鄭氏謂竈祀於竈陘祝融者火官之長祭於竈陘一何陋也曰此又不然矣凡祭五祀於廟設主各以其所此降神之始也祭肉祭醴祭黍稷等物而已五官實不在焉既降矣自外入者中無主則不至故又設席各於其室之奥設饌然後迎尸則於是時始以祝融等配之鄭云設主於竈陘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是也由是觀之竈陘戸内門左牖下軷上五處自設五祀之主祭

以降神五官實未祭於陋何有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氷獺祭魚鴻鴈來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為候

孔氏曰此記正月之時候也其二至二分之月則再記之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

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者蠶將生記其蠶候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鄭引夏小正大戴禮篇名也蟄蟲得陽氣初始震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此對二月故云始振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温暖及正月陽氣既上故魚遊水上而近於冰也魚陟負冰者陟升也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也漢時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是劉

歆作三統歷時改之也案三統歷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歷唯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餘皆同謂之雨水者言雪散而為雨水也驚蟄者言蟄蟲驚而走出穀雨

者言雨以生百穀清明言物生清淨明潔小滿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大暑則就極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小月半為大處暑言暑將退伏而潛處白露者言陰氣漸重露濃色白寒露者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小寒大寒猶小暑大暑也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為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註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

三分之為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是以五日為一候也又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鮮條風即東風也冰鮮即解凍也但節氣早或月初即雨水也雉雊雞乳於月令却在季冬或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也季冬雁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雁來云令月令呂氏春秋是也入禮記為古不入禮記為今

長樂陳氏曰劉歆三統歴二十四氣有與月令不同者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記時而已非必如歴之詳也考諸傳記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四時四時為歳歳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内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為歳朔數周則為年則年不必具四時而歳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

於十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其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分為三十二則五度為百六十四分度之一又為八分總百六十八分布於二十四氣之中而氣得七分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有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

嚴陵方氏曰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觧凍則物之藏於窖者咸起而振潛

於深者咸躍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冰也

馬氏曰歷有數璣衡有象所以正時也月之氣二十有四歲之候七十有二所以記時物也先王因其時物以授民時此民之聽所以不惑而易知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

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孔氏曰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

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旂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用之屬龍與玉言倉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為故以近色言之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氣也青陽左个是明堂北偏而鄭註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鄭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鸞鸞路因其有鸞故不言青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

白可知云馬八尺以上為龍出廋人職文云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旒及笄也衡璜即是所佩玉之名也案韓詩外傳云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牙蠙珠以納其閒則古之佩玉上以葱為衡横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衡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為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蠙珠故云納其閒謂納於衡璜之閒也麥實有孚甲屬木

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
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云羊火畜
者案尚書五行傳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言之不從則
有犬禍視之不明則有羊禍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思
之不睿則有牛禍皇之不極則有馬禍是雞為木畜
羊為火畜牛為土畜犬為金畜豕為水畜春時尚寒
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猶熱水能尅
火木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

氣亦以安性也秋氣氣既涼又將向寒不有其害故食
當方之穀牲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
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
出者刻鏤為文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虞夏之制
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則皮弁服祀則
六冕服戎則韋弁服田獵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
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
以四時為異今此上與虞夏有異下與周禮不同故

鄭云取殷時也殷乘木路此乘鸞路故鄭云而有變

馬殷而乘虞路也

嚴陵方氏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爲少陽故所居

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大廟左右个處其兩傍故

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謂之大

廟則以其大饗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以介於左故

也謂之右个則以介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

若是而已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爲章者文之成

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夏為明堂則知冬之為幽冬為玄堂則知夏之為朱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故夏則居明堂冬則居玄堂焉至若大廟為左右个之中大室又為大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古者非特明堂中有大廟也而大廟亦謂之明堂焉左氏傳所謂不登於明堂是也以其或饗神於此故謂之廟以其或聽政於此故謂之堂廟堂之名皆得以通稱之故天子

則聽朔於明堂諸侯則聽朔於大廟而魯之大廟則比天子明堂之制焉个即左氏傳所謂置饋於个是也釋者謂東西廂鸞路則有聲矣聲者陽也春為陽之純故乘鸞路戎路則有兵矣兵者陰也秋為陰之純故乘戎路夏為朱明故乘朱路謂飾之以朱也冬為玄冥故乘玄路謂飾之以玄也中央土則居中以為大者也故乘大路必於青曰龍者以少陽之時龍方用事故也四時所建其色有五通謂之五旂者人

君以是率衆皆有辨故也君子於玉比徳非徒為飾而已故特言服焉春從木色而有青有蒼冬從水色而有黑有玄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者盖蒼與玄天之色也青與黑人之色也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其二流焉則為赤其一藏焉則為朱故也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焉至於西方則純以白中央則純以黄者以其無餘色故也四時所食不同唯其時物而已春木王之時而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

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故也夏火王之時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故也秋金王之時而食麻冬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穀而黍火穀故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故也中央土則食稷與牛秋食犬冬食彘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牛土畜犬金畜彘水畜故也夫以所生者所以相繼以所勝者所以相治以其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藏之疾不生焉雞司晨而有東方

之仁故為木畜羊跪乳而有南方之禮故為火畜犬守禦而有西方之義故為金畜豕發隱而有北方之智故為水畜牛致順於牽傍以示信故為土畜馬服節於馳騁以合禮故亦為火畜小宗伯毛六牲使五官共奉之者以此膳夫固言凡王之饋膳用六牲然馬非至尊之所宜食則宜以魚牲代之故大司馬饗食羞牲魚獻人以魚共膳羞食醫會膳食之宜言魚宜苽而不及馬以此至尊不食而又以備六牲者以

或用以祭故也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是矣用之以沈貍則固非食之矣然内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則曰馬黒脊而般臂螻則非若是者容或食之特至尊不食之耳食醫又言鴈宜麥不及雞内饔又言鳥皫色而沙鳴貍者蓋鴈亦雞類言鳥固可以兼二物則至尊之膳亦不常用雞矣故雞人雖用雞牲而不正言膳羞腥膏止以為秋膳而掌畜則共膳獻之鳥王氏

謂燕食有魚鳥之膳蓋言是矣若夫六穀之所配則取其色而已菽具五色止以為水穀者以黑菽特大故也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閎以奄蓋閎則受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閎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閎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江陵項氏曰黍稷雖同類然稷宜在山黍宜澤傍之高地其受氣固不同也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食黍與彘皆水類也麥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實皆在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盂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秋三月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也獨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取官事之宜此以

氣類分也案易巽為雞離為雉則雞主夏氣為宜大壯二月卦夬三月卦皆取羊為象意者羊本春類而成於兌耶當考

馬氏曰明堂王者之堂也王者向明而治故周人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列為大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為大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車以玉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

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有十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駑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駵中央駕黄駵秋駕白駱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象天大旂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旞其斿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黄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則非古也古者

天子之服祀昊天五帝以大裘享先王以衮享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希祭羣小祀以玄六服異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黄秋衣白冬衣黒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搢則大圭執則鎮圭佩之衡璜琚瑀皆白玉也冕斿弁之璂皆五色也而此曰春服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黄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

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圜多少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既有多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疏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圜以閎秋廉以深冬閎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因是以曼衍而為此說乎或者呂不韋

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𢿱𢿱焉於車斿器服之間為哉

廬陵胡氏曰車馬衣服鄭謂皆取於殷時非周制也案殷乘木路此鸞路則明堂位云有虞氏之車也則車非殷矣檀弓殷人乘翰白馬也無言殷蒼龍者則馬非殷矣以周言之詩有鸞聲噦噦則周有鸞車也庾人云馬八尺以上曰龍則周馬曰龍也推此則鄭

說非矣服玉謂冕旒及笄并佩玉也器疏若筐筥篚

籩之屬象氣發散

禮記集說卷三十八